

WENHUA YUYAN XUE

文化

语言

学

申小龙

著

● 江西教育出版社



文化

申小龙

著

语言学

江西教育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 002 号

文化语言学

中小龙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老贡院 8 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昌市光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875 字数 50 万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5392—1126—1/G·1089 定价：10.10 元

序

申小龙近年来撰写了一系列用“文化的”观点研究汉语的著作，例如《中国句型文化》、《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思辩录》、《语言的文化视界》等。这些著作以汉语的人文性为本体论，以对汉语的文化性征和中国语文传统的科学分析与阐释为方法论的两翼，形成汉语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申小龙称之为“文化语言学”。这样一种研究范式，我国语言学界的传统观念还不太习惯，不太理解，因为它从语言观到方法论都无异于一次深刻的革命。它的意义和价值，现在要作出科学的判断还为时尚早，但读了小龙这部《文化语言学》，我觉得以下三个方面是这种研究范式的生命力所在：

第一，文化语言学注重研究语言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功能，这是一个前人未曾“涉猎”而又蕴藏丰富的广阔领域。

第二，文化语言学树立起一种语言研究的人文主义态度，注重从功能、意义、内容、价值的角度贴近和解释语言事实，这对于以往形式化的语言研究倾向是一个很好的纠正。

第三，文化语言学使用了一套当代人文科学研究共同的语言和范畴，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语言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言语不通”的局面，将语言研究纳入民族研究的历史长河，这无论对于语言研究还是文化研究都是一件幸事。

申小龙在此之前撰写的一系列著作，大都专注于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反思和对汉语文化特征的探讨这两大主题。我曾希望小龙在此基础上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更好地借鉴国外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

F056/16

法,努力使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具有人类一般语言学的意义。在本书中,小龙作了很有价值的探讨。例如他将“语言人文主义”作为人类语言研究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将人类的语言人文主义归结为三大传统:一是欧洲语言人文主义传统,其特征是哲学的思辨性;一是美洲语言人文主义传统,其特征是人类学的实践;一是中国语言人文主义传统,其特征是经学的阐释。这是一个非常精到,亦很有魄力的概括。小龙对这三大传统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纵向横向的比较。这使人们看到,人类对语言问题的思考跟人类的生存状态和世界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各民族的语言观在其表面的异彩纷呈之下,是其深刻的一致——人文性。又如小龙在本书第一、二编中对语言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功能的研究,吸收了国外人文科学研究的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与他对汉语的理解融为一体,这也使熟悉他的论著的人感到耳目一新。

从本书还可以看出,文化语言学不仅有很强的理论探索性,而且有很强的实践性。本书中论述的文化语言学的各种研究方法为读者提供了运用文化的观点研究语言的具体实例。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特色是将中西文化比较和语言比较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语言研究打开一个文化视界,又为文化研究开辟一个语言视界。这种独创性的方法正是文化语言学这一研究范式最令人瞩目之处。“文化的”方法的确能使语言学的一些难题得到科学的解释,例如本书第十七章第二节、第十九章第一节的研究都是很扎实很有说服力的实例。当然,文化的认同不能代替语言结构的分析,文化结构在其稳定恒久的一面之外,在共时和历时上都有复杂的变迁,这是深入的研究须认真注意的。

本书最令人感兴趣的也许就是最后一编“中国文化语言的理论探索与争鸣”。作者以十分认真的态度将近年来我国语言学界对文化语言学的争鸣,包括赞成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一览无遗地展示出

来,既回避褒扬之辞,也不掩饰针贬之辞,体现了作者理论探索的坦诚和勇气。作者归纳的有关文化语言学百家争鸣的六个理论问题,本质上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方向问题。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独立思考的巨大空间,也向当代语言研究提供了中国语言学,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在20世纪末新旧交替的时代,对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反思与探索。对于一本建立学科体系的著作来说,这种做法难能可贵。它在以极大的热情和自信阐述自己的学术理论的同时,将自己的学术思想放在百家争鸣中一个适当的位置上,把百家争鸣看作学术发展的真正动力,把各种不同的观点看作认识真理的各种必要的途径,这正是当代科学的多元的科学精神。与这种多元的科学精神相比,那种狭隘的科学是非论和封建的长幼有序论甚至学术血统论,都只是一种陈旧落后的观念,它们阻碍着我国语言学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文化语言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学科。申小龙作为这个新学科的倡导者,他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形成了一个“海内外语言学界争说申小龙”(《文汇报》1990年5月17日第一版)的局面。本书的出版将使文化语言学从一种汉语的人文主义理论进入一个一般语言人文主义理论的发展阶段,并首次建立起中西语言人文主义的对话和理解。我为申小龙对文化语言学的建树及其前景感到高兴,特写此序。

张世祿

1990年8月

目 录

序 张世禄

第一编 语言的文化内涵

第一章 语言与人性

- 第一节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物种”特征:生物学考察 (2)
- 第二节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物种”特征:社会学考察 (9)
- 第三节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物种”特征:符号学考察 (16)

第二章 语言与思维

- 第一节 语言与思维:一个老而弥新的论题 (24)
- 第二节 语言与人类思维器官的必然联系 (31)
- 第三节 人类思维活动的非语言表现 (40)
- 第四节 人类思维的本质属性——语言性 (45)

第三章 语言与“世界观”

- 第一节 语言对世界的“模铸” (48)
- 第二节 多元的语言“世界观” (52)

第四章 语言与哲学

- 第一节 人类思想史的语言学转向 (63)
- 第二节 语言与哲学的本质联系 (65)

| | | |
|------------|--------------------------|-------|
| 第三节 | 语言学的哲学背景与哲学的语言学基础 | (73) |
| 第四节 | 哲学的语言学抽象与语言学的哲学方法 | (90) |
| 第五章 | 语言与民俗 | |
| 第一节 | 语言是民俗的基本视域 | (120) |
| 第二节 | 语言是民俗的灵魂 | (123) |
| 第三节 | 语言是民俗历史的索引 | (126) |
| 第四节 | 语言是民俗心理的镜像 | (130) |
| 第五节 | 口承语言民俗对社会事象的广泛参与 | (135) |
| 第六节 | 语言与民间文学 | (145) |
| 第七节 | 文化样式的民族性与人类普同性 | (154) |
| 第六章 | 语言与社会 | |
| 第一节 | 语言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沿革 | (157) |
| 第二节 | 语汇对社会系统的透视 | (174) |
| 第三节 | 语言变体与社会阶层之一:性别方言 | (181) |
| 第四节 | 语言变体与社会阶层之二:社会阶级方言 | (196) |
| 第七章 | 语言与文化 | |
| 第一节 | 语言对文化的包容一切的涵盖力 | (203) |
| 第二节 | 文化对语言的无所不在的渗透力 | (214) |

第二编 语言的文化功能

| | | |
|------------|---------------------|-------|
| 第八章 | 语言的文化阐释功能 | |
| 第一节 | 语义的文化阐释 | (226) |
| 第二节 | 文字的文化阐释 | (238) |
| 第九章 | 语言的人际交往功能 | |
| 第一节 | 语言人际交往功能的诸方面 | (245) |
| 第二节 | 语言人际交往功能的环境要素 | (248) |

| | | |
|------------|---------------------|-------|
| 第三节 | 语言人际交往功能的文化要素 | (256) |
| 第四节 | 语言人际交往功能的语言要素 | (265) |
| 第十章 | 语言的心理象征功能 | |
| 第一节 | 从语言态度看语言心理象征 | (274) |
| 第二节 | 语言心理象征与语言前景 | (283) |

第三编 语言学与文化哲学

| | | |
|-------------|-----------------------|-------|
| 第十一章 | 欧洲语言人文主义及其文化哲学 | |
| 第一节 | 维柯的新科学的语言建构 | (290) |
| 第二节 | 古典洪堡特主义的“语言世界观” | (298) |
| 第三节 | 新洪堡特主义的“语言中间世界” | (312) |
| 第十二章 | 美洲语言人文主义及其文化哲学 | |
| 第一节 | 美洲语言人文主义的人类学视野 | (321) |
| 第二节 | 萨丕尔的“语言精神格局” | (326) |
| 第三节 | 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 | (340) |
| 第十三章 | 中国语言人文主义及其文化哲学 | |
| 第一节 | 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语言观 | (358) |
| 第二节 | 中国语文研究的词类人文主义 | (378) |
| 第三节 | 中国语文研究的句法人文主义 | (390) |

第四编 文化语言学研究方法

| | | |
|-------------|-----------------|-------|
| 第十四章 | 镜象认同法 | |
| 第一节 | 社会事象之语言映射 | (405) |
| 第二节 | 历史事象之语言映射 | (407) |

| | | |
|-------------|---------------------|-------|
| 第三节 | 社会伦理关系之语言映射 | (409) |
| 第四节 | 民俗土风事象之语言映射 | (412) |
| 第五节 | 文化交流事象之语言映射 | (415) |
| 第十五章 | 思维认同法 | |
| 第一节 | 整体思维之语言认同 | (421) |
| 第二节 | 辩证思维之语言认同 | (426) |
| 第三节 | 具象思维之语言认同 | (430) |
| 第十六章 | 气质认同法 | |
| 第一节 | 语言气质之虚实感 | (435) |
| 第二节 | 语言气质之写意性 | (438) |
| 第三节 | 语言气质之人治精神 | (441) |
| 第十七章 | 深层结构认同法 | |
| 第一节 | 词结构的文化认同 | (446) |
| 第二节 | 句结构的文化认同 | (459) |
| 第十八章 | 比较认同法 | |
| 第一节 | 实体论:亦此亦彼与非此即彼 | (477) |
| 第二节 | 建构论:流动造型与凝固造型 | (482) |
| 第三节 | 方法论:以神统形与以形摄神 | (486) |
| 第十九章 | 语言研究的人文主义范型 | |
| 第一节 | 表达范型 | (493) |
| 第二节 | 语义范型 | (526) |
| 第三节 | 语序范型 | (535) |
| 第四节 | 类别相对范型 | (552) |

第五编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探索与争鸣

| | |
|--------------------------------|-------|
| 第二十章 关于文化语言学的历史反思 |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语言学反拨论 | (563)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语言学肯定论 | (573) |
| 第二十一章 关于汉语人文性理论 | |
| 第一节 汉语人文性的认定与探究 | (577) |
| 第二节 汉语人文性之异议 | (583) |
| 第二十二章 关于文化语言学的传统阐释 | |
| 第一节 中国语言学发展的传统转化论 | (586) |
| 第二节 中国语言学发展的传统怀疑论 | (592) |
| 第二十三章 关于文化语言学的方法论 | |
| 第一节 汉语研究科学方法论的人文主义选择 | (594) |
| 第二节 汉语研究人文精神之异议 | (600) |
| 第二十四章 关于语言研究的共性与个性 | |
| 第一节 语言研究注重个性论 | (603) |
| 第二节 语言研究注重共性论 | (606) |
| 第二十五章 关于文化语言学的意义和它的学科体系 | |
| 第一节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历史意义 | (610) |
| 第二节 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不同见解 | (621) |

第一编 语言的文化内涵

第一章 语言与人性

“人有语言才是人”，这是 18—19 世纪欧洲语言人文主义有关语言和人性关系的一个深刻的命题。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论语言的起源》一书中对人的心智的语言性作了生动的思辩：当人的心智力量行使得如此自如，以致他仿佛能从他所有通过感官获得的感觉洪流的整个海洋中分离出一股波浪，而且能够暂时止住这股波浪而仔细注视它，并且还意识到这种注视——这时人就显示出了反思。而靠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这种清楚的认识发生呢？——通过人必须加以抽象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灵魂的语言”。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进一步指出，语言不是某种发明物；不是某种可以置于掌上的客体。语言是直接内在于人体的。它预先完整而有连贯地存在于人体内，使人能够听懂一个不单纯作为感官的冲击，而是作为有声音的表示一个概念的语音的词。人的意识和人的语言是如此不可分割，以致于我们可以参照动物的自然本能而把语言看作“理智的知识本能”。语言是人的理性的自然产物。它从人的最原始的自然状态中产生，并作为一

种法则决定着思维力量的功能^①。

第一节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物种”特征：生物学考察

显然，语言和人性的关系有着生物学和发生学的基础。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之所以具有语言活动的的能力完全取决于人的言语器官。从表面上看，人类的发音器官和其他动物的发音器官有不少相似之处，例如都有嘴、唇、舌、牙、颚，都能将这些器官用于进食和发音。但是只有人类的发音器官才能发生一个个清晰的音节。现代神经语言学对婴儿、非人灵长类动物和成人的发音所作的声学分析表明，婴儿的发音和非人灵长类动物相近，它们的舌头不大活动，发不出[i]、[u]、[a]这几个音。因为婴儿和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声带位置都比较高，减少了咽腔的体积。而成人则不同。神经语言学家又用电脑模拟人类远祖发音器官的发音能力，发现非洲南猿、尼安特人和现代非人灵长类动物和婴儿一样，都不能发出[i]、[a]、[u]等音素。可见，无论从个体发生还是群体进化上看，人类的发音器官都经过了一个“专门化”的过程。不仅如此，现代神经语言学还证实，至少有100根肌肉在人脑的指挥下控制着发音器官。正常的说话速度是每秒14个音素，这就意味着大脑在一秒钟之内需要向肌肉发出14条指令。由于发音器官的各个部分与大脑的距离是不一样的，例如从言语中枢发出的神经脉冲到达喉部肌肉的时间比到达口腔肌肉的要多30毫秒，因此为了协调各项指令的适当的速度和次序，人脑更需要一个精密复杂的机理。例如为了调协喉部和口腔的动作，人脑发到喉部的神经信息就应略早一些。由此可见，与发音器官相连系的人脑神经系统

^① Wilhelm von Humboldt, Werke in fünf Bänden, III, Schriften zur Sprachphilosophie, Darmstadt, 1963.

也经过了一个“专门化”的过程。人类是唯一具有语言专门化功能的生物学基础的物种。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物种”特征,首先得到儿童语言研究的进一步阐述。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儿童生下来只有一套非常有限的行为型式。它是一种遗传的心理功能。它决定了儿童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并向环境学习。皮亚杰称之为“功能的不变式”(functional invariants),儿童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首先用他们已有的结构去创造新的用法,去理解新的话语。例如一个儿童和妈妈外出,看见路旁的蒲公英花,妈妈说这是 dandelion,儿童马上想起他最近去过动物园,那里的狮子被人称为 lion,而他却称之为 yaye。这时,儿童会用他已有模式去“同化”眼前的蒲公英,惊恐地叫“yaye,yaye”。但在环境的教育下,儿童又会“适应”成人的模式,把狮子称为 lion,把蒲公英称为 dandelion。儿童用以“同化”环境的这种功能不变式,反映了人脑的一种内部结构,反映了人类的先天的认知能力。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认为,这种先天的认知能力,对于儿童的语言学习来说,就是一种天赋的语言机制。儿童能够习得语言,是因为他们听到的语言材料可以激发起一套具体的天赋结构,它包括一套语言知识和语言分析的普遍过程。如果没有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儿童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掌握母语。因为儿童日常听到的话语中有许多不规则现象,如果没有预设的对语言的概括了解,儿童不可能从周围纷繁而不规则的话语中归纳出语言的抽象体系。儿童运用他们与生俱来语言知识在他们的语言经验中进行各种假设,经过反复修正,达到内化了的语法。乔姆斯基明确指出,人的语言机制是天赋的,而人的其他行为不是天赋的,而且语言机制只作用于语言表达,并不支配人类的其他活动,语言只属于人类,动物的交际信号与人类语言的复杂性不可同日而语。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物种”特征,在心理语言学对儿童手势语

的研究中得到论证。研究者在记录了六个聋孩(其父母均有听觉)各自所发明的手势语后发现,这些手势语从内容到结构都经历了相同的发展路线,即先是单词话语,然后是双词话语,最后才是复杂的句子。这一过程与能学说话的儿童和能学手势语的聋哑儿童的语言习得过程相同,而这些儿童的父母都不相信手势语的用途,因此这些聋孩所用的语言并不是来自其父母,也不属于正常的听说系统,例如儿童先指向一只鞋,然后再指向桌子,意为“把鞋子放在桌子上”。又如儿童张开手掌,表示“给”,然后再指向自己胸前,表示“(给)我”。他们最初创造的手势语都是有关动作和方向,然后才是有关属性。心理语言学家认为,这些自创的儿童手势语和正常儿童的语言可以用一套共同的格语法加以概括,例如用双符号表示动作、受事物、受事人的关系。不管是在如何困难的环境里,儿童都有某种自然倾向和能力去发展一种自成体系的交际系统。这种带有“本能”性的倾向和能力使人们确信语言能力是人类的一种属性,是人类演化的一大成果,“人类都准备学习语言”^①。心理语言学对儿童学语言的生理基础的研究也表明,从发音器官来说,人的牙齿整齐,啮合无缝,唇部肌肉发达、灵活,口形较小,张合迅速,这一切都是为发音而生就的。从神经系统来说,儿童发育时期,语言能力受大脑右半球的支配,这时如果大脑左半球受伤,语言能力就留在大脑右半球。在2岁到12岁之间,儿童语言能力从大脑右半球转到左半球,发生“侧化”(lateralization)。侧化之后,如果大脑左半球受伤,就失去语言能力。儿童学语言的发展过程与其身体的发育过程相一致,大体都在一岁半至六岁之间。过了这个时期,再学话就有困难。儿童的智力各有高低,但学语言的过程基本相同,即两三个月时开始学发音,六七个月以后开始能听懂成

^① Dan Slobin, *Psycholinguistics*, Glenview, Illinois,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79, pp. 131-133.

年人讲的简单的话语，一岁以后开始说出有意义的单词，两三岁开始能使用独词句或双词句，四五岁以后词汇、词法开始丰富。这样一个基本过程表明人的语言能力是靠遗传而与生俱来的。

不仅是儿童语言发展中的共性规律证实了人类语言能力的生理基础，而且儿童语言发展中的个体差异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点。中国的心理语言学家在研究双生子的心理学，探索遗传和环境如何作用于儿童智力的发展时发现，遗传在儿童心理发展上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素质影响智力的发展，二是通过气质类型的因素影响儿童的情绪和性格。就语言而言，他们调查了一胎三婴，老大老二为同卵，老三为异卵。三个婴孩出生后在同一个环境抚养，语言能力的发展却存在一定的区别：同卵之间一个样，异卵之间又是另一个样。老三六个月多月就开始发“爸”、“妈”的声音，七个月以后就能较清楚地叫“爸爸”、“妈妈”，语声较粗。老大、老二却晚两个月才能叫“爸爸”、“妈妈”。他俩发音时间接近，语声较尖。这表明遗传因素越近，语言习得的相关系统就越大。这一点在对双生子的运算能力测验的研究中也同样被证实了。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物种”特征，又得到神经生理学的证实。神经语言学家在检查三个月龄之前死亡的婴儿大脑时发现，大部分婴儿的颞平面左半球大于右半球，而左半球正是专司语言功能的。这表明在婴儿会讲话之前，大脑的生理基础已有了语言的先天准备，这种准备甚至在胎儿身上也可以发现，神经语言学研究证明，大脑中与语言功能有关的那些区域比大脑其他部分成熟得晚一些。这表明这些区域是在进化的历史上比较晚才形成的。

为了探究人脑左半球与人的语言能力是如何联系的，神经语言学研究了失语症患者。失语症患者因脑部遭受损害而引起话语障碍。脑部不同区域的损害会引起不同的语言障碍。例如在左脑的布罗卡氏区受损害的情况下，病人能理解语言的含义，但说话困难。他们说

出来的话就象电报的语言,省略了介词、连接词,有时甚至省略了名词、动词的尾部变化,只讲出主要的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例如让病人描写他看到的一幅图画,他只能说出孤立的名词来;让病人读一些虚实同音的词,如 would 和 wood, and 和 end,病人读出了 wood, end 这类名词,却读不出表示语法意义的词。这说明布罗卡氏区和人的语言能力中的语法相联系,由此产生布罗卡失语症。

在左脑的维尔尼克氏区受损害的情况下,病人发音没有困难,句法也正常,但很难说出物体的名称,因而内容空洞,没有意义,病人的语言理解力也显著衰退。这说明维尔尼克氏区和人的语言能力中的词汇相联系。由此产生维尔尼克失语症。神经语言学家认为,布罗卡氏区的功能是把语言映象转换成说话所必须的肌肉运动,而维尔尼克氏区的功能是把声音转换成语言的意义。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物种”特征,还得到对动物学语言的实验的证明。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科学家们尝试着训练黑猩猩学习语言。黑猩猩是最聪慧的类人猿之一。实验表明,黑猩猩的发音器官没有内人类语言的生物基础,一只小猩猩花了六年时间才会发四个象英语的声音,但黑猩猩能够掌握其他符号语言,如手势、各种形状和颜色的塑料等,由此获得一定的“语言能力”。例如:

名词性符号概括:黑猩猩学了“狗”这个词后,凡是看到一幅狗的图画,或是听到狗的吠声,都会作出“狗”的手势。

动词性符号概括:黑猩猩联系开门动作学会“开”这个词后,会用这个词来要求打开各种容器或水龙头。

符号引伸:黑猩猩看见苦艾酒的广告,会做出“喝”的手势。

符号创制:黑猩猩创造了“喝水果”这样的手势来表示西瓜。

符号位移:黑猩猩学会了“巧克力糖”和“颜色”这两个符号后,实验者用这两个符号告诉它褐色就是巧克力糖的颜色,当它看到表示“拿褐色”的两个符号时,就会从一堆颜色不同的小圆盘里找到褐色